谁在写诗？（外一篇）

□谢光明

9点50分福州到北京南站的G28高铁上，我坐在6号车厢靠窗的位置。

车子快要启动时，来了一群农民工，大包小包，铁桶塑料桶，发出乒乒乓乓的声音。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50多岁的大叔，偏瘦，穿在身上崭新的西服空荡荡的，不过却透着一股硬气。

动车启动。我打开笔记本构思一首诗。大叔抱着双臂，粗糙的拇指和食指托着下巴，下巴胡须刮得干干净净。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，好像要牢牢记住每一样掠过的景物。

我几次扭头回看他，误以为他是在看我，这让我有点不安。我们目光相碰时，大叔黝黑的脸庞深深的皱纹里匆忙露出憨厚真诚的笑容。他主动跟我搭讪，指指我的笔记本电脑的屏幕问："老板，你在用电子表格做工资表吗？"我摇摇头说，不，我在用word文档写诗呢。"哦。"他似懂非懂，收回目光，继续望向窗外。

隔一会儿，他低头掀开两腿间的塑料桶盖，从桶里摸出一个精美别致的手提袋，从袋子里拿出两块布，举起来一抖，一条红色刺绣亚麻花和一条蓝色斜纹绸丝巾在我眼前飘动，打乱了我苦思冥想中的诗句。我揶揄地跟他攀谈起来："这两条丝巾真漂亮啊，送相好的吧？"

"我没啥相好，这是给我老婆的惊喜。"带着几分抑制不住的激动，他说，"三坊七巷专卖店买的，一条三百多块呢。你帮我看看真假，我从来没买过这玩意。"

我摸了一下，滑溜溜的，手感很好，就说："专卖店买的，一般不会假。"其实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真丝，现在纺织品以假乱真的技术非常高明。不过就算是假的，我也不会说出来。于是我移开话题，问他要去哪里，从事什么职业。

"我在福州晋安区一家建筑公司上班。我们做的楼啊，像山一样，老高老高的。"他拉开手臂，上下比划着，然后说，"真羡慕你们文化人，诗写得那么好，可惜我写不来，也读不懂。"

我再也没有心思写诗，合上笔记本，闭上了眼睛。

火车在婺源站停下来。我朝车外望去，在人群里看见了大叔。大叔拎着蛇皮袋和白色外墙乳胶漆塑料桶，跟他们那些农民工兄弟正走在台阶上。我忽然发现，眼前就是一张稿纸，台阶就是一排排格线，大叔和他的兄弟们才像一句句诗呢，在诗笺上跳跃。

熬

老五没多大本事，一辈子窝在大山深处的村庄里，过着清贫的日子，但他却是个倔老头。

要说老五一点本事没有，那也不对。比如他犁的田，镜子一般平整，绝看不到凸出的泥块。还有他熬的芝麻糖和冻米糖，糖稀火色掌握得非常好，年内腊月熬的糖，来年清明谷雨后仍不软不化。还有，小五在城里买房，老五取出了一辈子的积蓄，竟然有20来万元！

"这点事都办不到，还要我求你吗？我自己去买！"

腊月廿二一早，小五开车来村里接老五夫妇去城里过年。不一会儿，左邻右舍就听见老五发脾气的声音，嗓门很大。原来，老五要儿子从农贸市场给带点生芝麻和麦芽糖来，他要跟往年一样，熬芝麻糖过年。结果小五在超市买了补品和好酒来，却并没给老爷子买生芝麻和麦芽糖。

老五从屋里拿出一个干净的蛇皮袋，折叠起来往裤子口袋一塞，迈开大步要下山去。老五媳妇用力去拉他手臂，也被他一把甩开。小五见状，急忙钻进车内，启动汽车说："爸，您回去，我马上去买。"

其他人这才重新坐在屋里。儿媳说："爸，是我跟小五说您年纪大了，熬糖挺累的，现在超市什么都有，冻米糖、芝麻糖也有。"老婆子接嘴说："就是，七十多岁的人了，要服老，牙齿都掉光了，还吃什么芝麻糖。"老五用眼睛将老婆子一瞪："你懂个啥！"

小五回来，老五也来了精神。老五吩咐老婆子小火将芝麻炒至六分熟，让儿子给锅灶加减柴火，他自己则拿一双筷子，站在锅灶边盯着锅。锅里的麦芽糖冒泡，颜色由白逐渐转变成锈红色，浓度也越来越黏稠。老五用筷子使劲搅动锅里的糖稀，然后举起来轻轻一甩，滚烫的糖稀在筷子上旗帜一般飘扬起来。

老五再将芝麻倒进锅里。他挥动手中的竹片，就像关云长挥动青龙偃月刀，百万芝麻在锅里任由老五拿捏。搅拌，起锅，一气呵成。老五皱巴巴的脸也因为用力，或者还有兴奋，竟红润起来。

熬罢糖，老五才坐进小五的车子，跟他们去县城过年。一家人在一起，自然要商量起家里的事情。儿媳说在城里生活负担重，希望婆婆明年能来城里带孙子，她去厂里上班。儿媳说，房贷、车贷，一个月要好几千，还有孩子读书……日子过得有点紧，因此两人也经常拌嘴。

老五抱着孙子陪他看动画片，耳朵却一字不漏地听着其他人说话。孙子忽然抬起头，嘟着嘴，嚷嚷着说还要吃芝麻糖。老五拿出一块糖送进孙子的嘴里，问：

"香不？"

孙子说："香。"

"甜不？"

"甜。"

"晓得糖是怎么来的吗？"

"熬出来的。"

初夏

□陈秋明 摄

童车易主

□林永炼

足足忙了两个小时，满头大汗的老齐才总算收拾完。

这些儿童溜溜车，摇摇车，学走路车，滑板车，平衡车，三轮车，骑马车，摩托车，小汽车……都是孙子近年用过的东西。小孩喜新厌旧，用过两三个月，就没兴趣了。没有兴趣，父母就买新的，新的一来，旧的没用。老齐觉得放着浪费资源，就动用退休技术工人的看家本领都给修整了一遍，大部分还能开动如常呢！

女儿和女婿曾作为二手货往网上挂，可是，没人问津，就不当回事了。

征得女儿同意，老齐决定送人。他知道，有些玩具车是独一无二的，比如，那辆手推骑马车，车头是一只塑料马，车身有个"摇摆"档，坐的小孩会一高一低，像在骑马。这车未见过第二辆，是儿子网上购买的，3000多元呢。他和孙子第一次推着到广场时，小朋友们都跟上来，要求坐。老齐不会忘记，好几次，十多个孩子排着队要坐，好不容易才满足了他们的要求。还有一次，孙子去玩滑梯回来，却不见了骑马车。原来老同事老洪知道是他家的，没打招呼就先"偷"走，推着孙女走了几圈。

所以，一想到把童车送人，老齐先给老洪打电话，没想到老洪却说孙女不需要了。老齐又给同事李姐等人打电话，都和老洪说得差不多。

按照女儿给的办法，老齐将这些玩具、童车拍了相片，往"爷爷奶奶外公群""同学群""亲戚群""单位退休干部群"……一一群发。

倒是有几个人私下问老齐，最后也没了下文。老齐还在群里表示，有需要不方便拿的，送上门。

有人叫他捐献给山区，老齐一问，邮费高，还不如捐钱给买新的。

春节前，有人上门收废品，看到老齐这些东西，想要，一谈，给的价钱差点让老齐心脏病发作：花几万元买的，现在没有超过八百。

收废品老板说：这些东西除了我，其他人不会要的，你想想，让没用的东西占了整个房间，这地段1平方最少8万块，这些旧货白占几十万啊！不如清出，把房间作为写字、画画、拉拉胡琴的地方，价值更高。

最近，孙子入幼儿园，老齐上了老年大学画画班，觉得家里真应该有个地方写字画画，想起收废品老板的话，于是下决心把童车们都拣出来，要清理了。

老齐正要打电话让收废品的老板来时，门铃响了。打开门，才想起今天是单位领导来他家探望，昨天已经约好的事却忘了。

整个客厅都零乱放着各种玩具、童车，老齐十分尴尬。

领导来没有什么特别事情，只是关心关心退休工人，谈谈心，了解一下日常生活状况。见到客厅这些东西，便也随便谈起来。

得知老齐的情况，领导也说，这些东西确实应该再发挥点作用，作为废品处理实在可惜。"这样吧，我全要了。不是白要，需要多少钱？"

老齐说："你要，怎能收钱，毕竟为我解决了一件心事。不过，你孙女要得了这么多？"

领导说："你放心，我会让小孩喜欢的。"

领导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，马上让办公室主任叫来一辆人货车，将所有东西搬走。

一天傍晚，老齐路过广场时，老洪推着一辆骑马车，车上的孙女一高一低向他走来。

"你这车……"未等老齐说完，老洪却说："你真会吹牛，还说没有第二辆，这不是吗？！"

这时，一个小孩开着辆儿童摩托车快速冲来，刹车不大灵，紧张得要哭。老齐对这摩托车太熟悉了，叫道："右脚放开，别踩！"这才避免了险情。

小孩的外婆李姐走到老齐面前打招呼："太谢谢啦！这车刚拿来不久，孩子还不太会玩。对了，前几天中秋座谈会你怎么请假了？头儿发慈悲，说孙女用过的一些高档童车拿来送人，我好不容易才抢了这辆呢！"

他不是我爸

□笛子

赵大树！

我开始叫号。

在这。进来个看上去七十岁左右的老头。我的实习老师马医生指了指边上的治疗椅，示意他躺上去。他小心翼翼地躺下，紧张得身子拘成一团。嘴巴张开，右边的三颗臼齿已被蛀空崩坏，只剩黑乎乎的几条残缺牙根，他家人要求把缺了的三颗牙镶上。

"这牙烂得这么厉害，怎么拖到现在才来治疗啊？"马医生责备道。老头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马医生告诉他，牙齿烂得太厉害了，必须做根管治疗，得几个疗程，治好了才可以镶牙。

他急切地说，医生，不用这么麻烦，随便给补补就好。马医生说，不行。

治疗告一段落。我上完厕所回诊室，经过候诊室时，身后骤然响起粗暴的声音：不行！我扭头一看，是那老头和他女儿不知在争执什么。老头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，声音压得低低的，跟女儿央求着什么。女儿手一挥说，这事我说了算！语气是不由分说的霸蛮。

我心里很有些反感，也太凶了吧，把个老爹当小孩训！

两周后，老头按预约时间前来复诊。他刚在治疗椅上躺下，看到马医生把定制的三颗瓷牙摆上来，突然像针扎似的弹起，急切地恳求：医生，我不要这么贵的啊，帮忙换便宜的好么？

这是你的定制牙，怎么能换呢？马医生说。

唉……老头闻言像遭了霜打，一脸的沮丧。

牙齿很重要的，整好了好吃饭呀。马医生态度温和地劝说。

镶牙要三千多元，太贵了，实在是太贵了！老头一脸肉痛。

咋纠结个没完？快点躺上去，后边一大堆人等着呢。我指着治疗椅让他快点躺好。

老头沮丧地在治疗椅上躺下，眉头纠结成奇怪的符号。镶牙时，他不停地呻吟……奇怪，之前做根管治疗再疼都没见他皱一下眉的。

上牙套又不痛，你咋哼哼唧唧的？我生气地说。

治疗结束，我递给老头一面镜子，让他看看旧貌换新颜的牙齿，他默默地用手挡开。

又花了三千，哎，花太多了！老头又开启碎碎念，苦着脸走出诊疗室。

等他走远后，我说，哈哈，老头真逗，因为心疼花钱，竟然痛感转移，上牙套也哼哼个不停。

马医生感叹，他女儿不错，舍得给老爹用好东西。那天我拿样本征询要哪种材质的牙套，他女儿毫不犹豫选最好的。倒是那老头，心疼女儿花钱，死活不肯，又拗不过女儿，总纠缠我换个便宜的。哎！可怜天下父母心啊。

我这才想起自己那天错怪他女儿了。现在想来，她的霸蛮竟如此的帅气！

一周后，快下班了，又见到那老头的女儿，这次是她自己智齿发炎来问诊。想起上次对她的误解，我有些歉疚。诊治结束后，就随口关心了一句，你爸适应新牙齿了吧？她愣了愣，一会才低声道，不是爸，是我哥。

呃?! 我意外得半天反应不过来。

她告诉我，说她与她哥哥同父异母。在她高二那年，父母在一场车祸中遭遇不幸，父亲去世，母亲重伤致半残。二十八岁的哥哥被迫扛起了养家的重担。那些年，为了赚钱哥哥到处揽活，经常因为活太赶，都没法从容吃顿饭，结果整出了胃病。

哥哥怕花钱，不舍得去看医生，总是忍着。她说，哥哥对自己节俭得近乎苛刻，对这个妹妹却倾尽所有。大二时，她需要一台电脑，刚好高年级学长准备卖旧电脑，见叫价便宜，她赶紧预订。不料哥哥听她说完，一向好脾气的他第一次在电话里呵斥了她。

学习工具怎么可以要人家淘汰掉的呢？去买新的，要买好的，不要省，有钱！哥在电话里强调他有钱。第三天，果然收到了哥哥汇来的五千元。

她又接着说。我永远忘不了，那年寒假，天刺骨的冷。晚上，哥哥是被人搀扶着回到家的，来人说哥哥胃出血晕倒在工场了。她说到这里哽住，艰涩地咽了口唾液，对着我：你以为他多大？其实我哥才五十多岁啊！她仰头向天，想止住外涌的眼泪。

我刚想说句什么，她手机响了。

"哥，什么？不行！不许去换！听到没？你敢去试试！"眉眼清秀的她，突然又变身又凶又霸道的小狮子。

见我满眼的问号，她苦笑道，我哥的电饭锅用久了漏气，我昨天给买了个新的，被他知道价钱，居然拿去商场要换便宜的，我去截住他。她话未说完已抬脚飞快下楼，背影迅速消失在转角处。

猴月村的故事

□孙君飞

在芝麻地图上，有个西瓜镇，西瓜镇旁有一个猴月村。

猴月村的村民都是猴子，大猴子和小猴子。天上的月亮，有时候是月牙儿，有时候是满月。猴月村的猴子们崇拜月亮，热爱月亮，每逢满月之夜，它们都要举行一项活动——从井水中捞月亮，就像传说中那样，一只猴子用双脚勾住水井边的树枝，然后我抱住你的腿，你勾住它的头，依次搭成一架倒挂的梯子，由最后那只小猴子伸手探进井水，去捞掉落进水井的月亮……

许多年来，很多人嘲笑井水捞月的猴子们，它们以假当真，空忙一气，又愚蠢又可笑。但猴月村的猴子们不争辩，也不放弃，数年如一日地坚持从井水中捞月亮。

不知不觉，猴月村的名声传出西瓜镇，又走出芝麻地图，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游玩，亲眼目睹猴子捞月亮的奇异行为。猴月村由此成为一个旅游胜地，每一家猴子都赚到了前所未有的财物。

猴子捞月亮的行为也越来越像一个常演不衰的节目，不过这有什么不好呢？在猴月村的晚上，游客们既能欣赏愉快的表演，又能见识真正的月色，还能跟越来越像人类的猴子交流一番，他们都是乘兴而来，满意而归。

后来，一些猴子感觉表演这个节目太累，开始尝试换一种方式去捞月亮。譬如到水盆里捞，到瓷碗里捞，到茶缸里捞，或者到泉水边捞，甚至为了营造节目的逼真效果，用玻璃或者铁皮制作成月亮道具，假装真的从水中捞出一个明晃晃、水淋淋的月亮……

这样捞了一段时间的月亮，游客们认为受到猴子们的愚弄欺骗，除要求退费外，还向更多人诉说对猴月村的失望。前来游玩的人一下子减少很多，小猴子们也吃不到游客所送的水果零食，气恼地在猴月村里蹦跳吼叫，反而吓走了一些游客。连那个为猴月村写了一本诗歌的诗人，也在报纸上声明：月亮在猴月村失去了动人的美，大自然最初的画面在那里正遭受着歪曲，因此自己这本畅销的诗集在五年内不再重印发行。

猴月村的猴子们后悔得想拿月牙儿扎自己的腿，在争吵了很长时间以后，它们一致同意恢复原有捞月亮的方式，而且认定这是唯一正确合规的方式，谁在将来破坏这个规矩，对它的惩罚就是驱逐出村。

慢慢的，猴月村又拥有了好名声，喜欢月亮和小动物的游客再一次呼朋引伴，纷纷前来旅游观光，称赞这一幅动物与星月和谐相处的美好画面，有的游客甚至为猴子们的生态忧患意识感动得热泪盈眶。那个诗人也很快重印了献给猴月村的诗集，销售一空。

一次，有一个游客请求加入捞月亮的队伍，想体验一番人猴共同捞月的惊险刺激和奇特趣味。刚开始，猴月村的猴子们怎么也不答应。这个游客再三作了保证，还在腰间系牢安全绳，它们方才小心翼翼地让他成为其中的一员，看他模仿猴子去捞月亮，亲自经历一回荒诞。这次成功的合作吸引了更多的冒险者，猴月村的旅游收入比以前还要可观，大小猴子高兴得跟真的捞到了月亮一样。

皎洁的圆月在天上照着猴月村，也照着无数个地方。它也许知道猴月村的故事，却照旧阴晴圆缺，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

紫霞仙子的冰淇淋不好吃

□闫倬玉

"稻城是什么？"她问。

"一个遥遥无期却依然坚持的初衷。"他道。

许多年后的某天，喝多了的她仍旧会含糊不清地喊着去稻城，只是之前那个告诉她稻城的人已不在身边。

每当经过冰淇淋店时，乐小珺总会习惯性要杯抹茶口味的。之后，插着耳机听着程一电台到学校的操场处伴装看夕阳的样子。

傍晚的夕阳很美，美得晃眼。好像至尊宝迎接紫霞仙子的七彩云霞。而乐小珺的至尊宝，就在这片夕阳下的操场上打篮球。

他，就是苏茫。从开学军训的时候，她就注意到了他。

军训的那个夏夜，在教官的起哄下，事不关己的苏茫被从人群里拎出来，唱了一首《残酷月光》。由于场地的限制，他的歌声不大，但站在前排的乐小珺不仅听了个清楚，作为一个半拉子网络写手的她，还敏锐地察觉到了他歌里的伤感。

他一定有故事，这是乐小珺给苏茫的定论。

尽管这个定论毫无逻辑、毫无考究，但那个夏夜里唱着《残酷月光》的苏茫，带着忧郁悄然在乐小珺的世界里留下了他的音符。

"我想了解你的故事，可以讲讲吗？不然，谈谈爱情的观点也可以。"这是乐小珺对苏茫的开场白。

"在一段感情里，最怕的不是最后没在一起，而是你害怕以后不能在一起而不敢去承诺。"苏茫的声音充满磁性，仿佛一触及便能感受到温度。

"啊？你再说一遍？我，我没记住。"乐小珺说道。

"……"

就这样，乐小珺借着写稿找灵感的名义，去"请教"苏茫。一段时间下来，乐小珺了解了他的习惯，他的喜好，以及他的爱情。

他喜欢抹茶口味的冰淇淋，喜欢打篮球，喜欢听程一电台，经常翻看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这本书，甚至于看十多遍。因为，苏茫和他的初恋，就是看了这部电影后分手的。

乐小珺没有问为什么，也不想知道原因。她喜欢看苏茫在回忆他和初恋时的沉迷神态，喜欢随他的讲述亦喜亦悲，喜欢他充满心事的眼睛……甚至于，乐小珺发现自己喜欢上苏茫了！

"如果有一天，我喜欢一个人，就抱着吉他唱着《残酷月光》向他说，'我喜欢你'。谁怂谁孙子！"这是乐小珺发现自己的心意后当天晚上发的朋友圈。

可惜，乐小珺没有吉他。而且，乐小珺也当了孙子，最怂的那种。

感情这种病，像是藏在骨子里的隐疾。没有发现，就不会加重，但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了它的存在，就会如同百爪挠心，一旦刺出就鲜血淋漓，无法痊愈。

终于有一天，乐小珺再也找不到苏茫了。

"你在哪？你，还是忘不了她。"乐小珺发信息问道。

"嗯，你知道便好。"

"知道什么？我只是想知道你的故事。"乐小珺秒回。

"一些回忆，对于我来说淡忘不了，总会习惯温习。有时候，有些感情，追一辈子，就算没有希望，我也想守候一辈子。你明白吗？"

"……苏茫，"乐小珺停顿了一会儿，才打字道，"我，知道稻城是什么了。"

"什么？"这次，苏茫没有得到答复。

为什么那个人走得好像一条狗？因为他放不下，忘不了，无法踏着七彩祥云拥抱她。选择像一条狗一样逃走，即便一开始就知道，转身的那一刻，仍在想念。

这是多年后的乐小珺在微博上写的一段话。当闺蜜拿来抹茶冰淇淋给她吃时，她吐了。

生命之歌（国画） □卫俊贤